

西北史地文獻

第四十一卷

中國西北文獻叢書



中國西北文獻叢書·第三輯

西北史地文獻

第四十一卷



目錄

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七編

法伯希和

三

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八編

譯馮承鈞

二一七

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九編

三八七

馮承鈞譯

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七編

四
川
省
人
民
政
府
公
告

第
一
號

鄂
平
報
社
PDG

王玄策使印度記 法國烈維撰

高昌和州火州哈喇和卓考 法國伯希和撰

沙州都督府圖經及蒲昌海之康居聚落 法國伯希和撰

吐谷渾爲蒙古語系人種說 法國伯希和撰

卑鞞爲埃及亞歷山大城說 法國伯希和撰

大月氏都城考 法國沙畹撰

魏略西域傳箋注 法國沙畹註

關賀考 法國烈維、沙畹撰

中國乾漆造像考 法國伯希和撰

扶南考 法國伯希和撰

真臘風土記箋註 法國伯希和註

越南歷朝世系 法國迦節編

新學閣

PDG

王玄策使印度記

亞洲報一九〇〇年三四月刊

烈維撰

(一)王玄策及其奉使

王玄策之名，今之治印度學者，莫不知之。據波結(Pauthier)、日玉連(Stanislas Julien)二氏所譯中國史書天竺列傳，今人多已詳其事蹟。玄策爲玄奘同時人；奉使時，以三十從騎禦大部軍隊，召吐蕃(Tibet)、泥婆羅(Nepal)之兵，破印度之衆，執摩伽陀(Magadha)之王獻闕下。玄策所撰中天竺行記一書十卷，今已佚而不傳，惟六六八年道世纂集之法苑珠林中節引若干條。據其所引，或名王玄策行傳，或名西國行傳，或名西域行傳，似皆爲中天竺行記之殘文。當時別有一官書名西域志，亦名西國志；志十六卷，書圖四十卷，爲六六六年刊物，乃取材於王玄策及玄奘行記之撰述。此書亦散見於法苑珠林之中。茲輯錄此書所載中天竺行記，及西域記之殘文，以考王玄策之行跡；惜所得太簡，不獲窺其全豹，其原書之價值，當不減於玄奘之記述也。

玄策任使天竺大使之前，曾於六四三年三月爲朝散大夫衛尉寺丞李義表之副使，玄策曾爲融州黃水縣令也。奉使者共二十二人，時因送婆羅門客還國。若據新唐書，則因戒日王遣使入朝，命義表等報之。行九月，於六四三年十二月至摩伽陀國，因巡省佛鄉，觀覽聖迹，留其國數年。於六四五年正月杪至王舍城（*Rajagaha*），登靈鷲山（*Giridhara*），曾留銘文於山中。半月後至摩訶菩提寺，建立碑文。此次奉使，來去皆經泥婆羅國。觀新唐書泥婆羅傳「貞觀中遣使者李義表到天竺，道其國，提婆（*Marendradeva*）大喜，延使者同觀阿耨婆瀾池」之記載可知矣。

玄策歸國後，於六四八年（通考作六四六年。譯者按應以六四六年爲是。史作六四八年者，蓋誌其歸年也。）復以右衛率府長史名義使摩伽陀國，以蔣師仁爲副，從騎三十人。未至，戒日王尸羅逸多（*Harsa Chaddiya*）已死，其臣阿羅那順自立，發兵拒玄策。從騎皆歿，遂剽諸國貢物。玄策奔吐蕃西鄙，召鄰國兵。泥婆羅王那陵提婆（*Narendradeva*）以七千騎來，吐蕃王棄宗弄贊（*Srongtsan Gam-po*）時尙唐公主，亦以兵千二百人來會。玄策率之破摩伽陀兵，取其都城，禽其王。於六四八年五月庚子，歸獻闕下，乃擢玄策爲朝散大夫。次年，唐太宗歿。及昭陵成，刻阿羅那順、棄宗弄贊及龜茲、高昌諸王石像，

列之陵側。

玄策之奉使，史書所誌文皆相符。按新唐書吐蕃列傳云：貞觀二十二年（六四八）「王玄策使西域，爲中天竺所鈔，弄贊發精兵從玄策討破之，來獻俘。」又泥婆羅列傳所誌亦合。則續高僧傳及玄奘法師傳，所誌戒日王歿於六五五年之說爲誤也。

六五七年勅衛長史王玄策往西國，送佛袈裟（Kasaya）。時有中國法師玄照者，在印度。（譯者按義淨西域求法高僧傳玄照傳云，後因唐使王玄策歸鄉表奏，言其實德，云云。本文所言，指此事也。）玄策後攜之歸國。玄策此次奉使之行程，可約略知之。六五七年復路經泥婆羅國，六五九年至婆栗闍國，六六〇年至摩訶菩提寺，寺主戒龍曾厚贈之。十月一日西行時，寺主及餘衆僧曾餞送之。六六一年至罽賓（Kāpiśa）國。此外吾人知其曾經吠舍釐（Vaiśālī）國，並赴西國天王歡迎盛會也。

此後玄策之事跡，爲吾人所不詳。其中天竺行記，似爲歸國後所撰，刊行於六六六年西域志之前。玄策之榜樣，其家族中亦有效之者。有智弘律師者，即玄策之姪也。後由海道觀禮西天，自交州放洋，經室利佛逝（譯者按即今之Palembang）、師子洲（Ceylon）、訶利羅羅（Harikela）、留中印度八年，巡歷佛跡。並在那爛陀（Nālanda）寺披覽大乘。

(譯者按智弘事跡見義淨高僧傳智弘無行二傳。)

(二) 唐書所誌之王玄策奉使事

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一曰：貞觀二十二年(六四八)遣右衛率府長史王玄策使其國，以蔣師仁爲副，未至，尸羅逸多死，國大亂。其臣那伏帝阿羅那順自立，發兵拒玄策。時從騎纔數十(舊唐書作三十)，戰不勝，皆歿。遂剽諸國貢物。玄策挺身奔吐蕃西鄙，檄召鄰國兵。吐蕃以兵千人(舊唐書作精銳千二百人)來，泥婆羅以七千騎來。玄策部分進戰茶鉢和羅城，三日，破之；斬首三千級，溺水死萬人。阿羅那順委國走，合散兵復陣，師仁禽之，俘斬千計。餘衆奉王妻阻乾陀衛江，師仁擊之；大潰，獲其妃、王子，虜男女萬二千人，雜畜三萬，降城邑五百八十所。東天竺王尸鳩摩(Gri-Rumara)送牛馬三萬餽軍，及弓刀寶纓絡。迦沒路(Kamarupa)國獻異物，並上地圖，請老子象。玄策執阿羅那順獻闕下，有司告宗廟。帝曰：夫人耳目玩聲色，口鼻耽臭味，此敗德之原也。婆羅門不劫吾使者，寧至俘虜邪？擢玄策朝散大夫。」

舊唐書卷三太宗本紀曰：貞觀二十二年五月「庚子，右衛長史王玄策擊帝那伏帝國，

大破之，獲其王阿羅那順，及王妃、子等；虜男女萬二千人，牛馬二萬餘，以詣闕。」

(三) 法苑珠林所引之王玄策行記

(一) 法苑珠林卷六，頁二十六，引王玄策西國行傳云：「王使顯慶四年（六五九）

至婆栗闍國註一。王爲漢人試五女戲。其五女傳弄三刀，加至十刀。又作繩技騰虛繩

上，著履而擲，手弄三仗刀楯槍等，種種關伎，雜諸幻術，截舌抽腸等，不可具述。」

註一 按婆栗闍似即玄奘西域記卷七之弗栗恃。弗栗恃梵名爲 Vṛjī。七世紀中此地似未別爲

一國。行傳所述之幻戲或與後文引十六所述西國天王爲漢使所設之戲，同爲一事也。

(二) 法苑珠林卷九，頁八，引西國志云：「中印度在瞻波國(Campa)西南山石澗

中，有修羅按即阿修羅(Asurar)之省稱窟；有人因遊山修道，遇逢此窟，人遂入中。見

有修羅宮殿處，妙精華卉，乍類天宮，園池林果，不可述盡。阿修羅衆既見斯人希來到

此，語云：汝能久住此否？答云：欲還本處。修羅既見不佳，遂施一桃與食訖。修羅語言，汝

宜急出，恐汝身大，窟不得容。言訖走出，身遂增長；形貌雖，人頭纔出，身大孔塞，

遂不出。自爾以來，年向數百，唯有大頭如三碩瓊，人見共語，具說此緣。人感語云，

我等鑿石，令汝身出，其事云何。答云：恩澤。人奏國王，具述此意。君臣共議，此非凡人，力敵千人；若鑿令出，僅有不測之意，誰能抗之。因此依舊。時人號爲大頭仙人。唐國使人王玄策已三度至彼，以手摩頭共語，了了分明。近有山內野火，燒頭焦黑，命猶不死。西國志十六卷，國家修撰，奉勅令諸學士畫圖集在中臺。復有四十卷，從麟德三年（六六六）起首，至乾封元年（六六六）夏末方訖，余見玄策，具述此事。」

（三）法苑珠林卷十二，頁二十一，引王玄策行傳云：「吐蕃國西南有一涌泉，平地涌出，激水遂高五六尺，甚熱，煮肉即熟，氣上衝天，像似氣霧。有一老吐蕃云：十年前，其水上激高十餘丈，然始傍散，有一人乘馬逐鹿，直赴泉中。自此已來，不復高涌。泉中時時見人骸骨涌出。垂氈布水，須臾即爛。或名爲鑊湯。此泉西北六七十里，更有一泉，其熱略等；時時盛沸，殷若雷聲，諸小泉溫，往往皆然。今此震旦（Cinasthana）諸處，多有溫湯准此，亦是鑊湯。故四分律（*Dharmaguptavinaya*）下文，佛言王舍城（*Rājagṛha*）北，有熱湯從地獄中來。初出甚熱，後流至遠處稍冷；爲有餘水相和，所以冷也（右此一人出西國傳）。」

（四）法苑珠林卷二十四，頁十，引王玄策西國行傳云：「唐顯慶二年（六五七）勅

使王玄策等往西國，送佛袈裟於泥婆羅國西南，至頗羅度來村。東坎下有一水火池，若將家火照之，其水上即有火燄，於水中出。欲滅以水沃之，其燄轉熾。漢使等曾於中架一釜，煮飯得熟。使問彼國王。國王答使人云：曾經以杖刺著一金匱，令人挽出；一挽一深。相傳云此是彌勒佛(Maitreya Bodhisattva)當來成道大冠，金火龍(naga)防守之。此池火乃是火龍火也。」

(五)法苑珠林卷三十八，頁六，引玄奘西域傳，述迦畢試(Kapisa)國「古王寺有佛頂骨一片……唐龍朔元年(六六一)春初，使人王玄策從西國將來，今現宮內供養。」

譯者按 西域記卷一云：「東南有一伽藍，亦名舊王，有如來頂骨一片。」云云，下無王玄策將歸之事。法苑珠林所引西域傳，與今本西域記不同。具見今本西域記非原本，曾經後人刪改也。

(六)法苑珠林卷三十八，頁十九，引玄奘西域傳云：「於大唐顯慶年中(六五六至六六〇)，勅使衛長史王玄策因向印度過淨名(Vimalakirti)宅，以笏量基，止有十笏，故號方丈之室也。」註二

註二 按右記似略有誤，王玄策量吠舍釐國毗摩羅詰(Vimalakirti)故宅基址，在第三次奉使之前。六五一年道玄撰釋迦方志已誌有以笏量基之事，而佛祖統紀誌其事在六四三年，

又據法苑珠林卷三十八，頁二十一，引玄奘西域傳：摩揭陀(Magadha)有佛足跡。

「貞觀二十三年(六四九)有使圖寫迹來。」

(七)法苑珠林卷三十八，頁二十三，引王玄策行傳云：「西國瑞像無窮，且錄摩訶菩提(Mahabodhi)樹像云：昔師子國(Ceylon)王名尸迷佉拔摩(唐云功德雲)(Sri-Meghavarmā)梵王遣二比丘(Bhikkhu)來詣此寺。大者名摩訶訶訶(此云大名)(Maha-naman)，小者優波(此云授記)(Upa)。其二比丘禮菩提(Bodhi)樹金剛座(Vajrasana)訖，此寺不安置。其二比丘乃還其本國。王問比丘，往彼禮拜聖所來靈瑞云何？比丘報云：閻浮(Jambudvīpa)大地，無安身處。王聞此語，遂多與珠寶，使送與此國王三謨陀羅崛多(Samudrasupta)。因此以來，即是師子國比丘。又金剛座上尊像元造之時，有一外客來告大衆云：我聞募好工匠造像，我巧能作此像。大衆語云：所須何物？其人云唯須香及水及料燈油艾。料既足，語寺僧云：吾須閉門營造，限至六月，慎莫開門，亦不勞飲食。其人一入，即不重出，唯少四日，不滿六月，大衆訐章不和。各云此塔中狹窄，復是漏身，因何累月不開見出，疑其所爲。遂開塔門，乃不見匠人，其像已成，惟右牆上有少

許未竟。後有空神驚誡大衆云，我是彌勒菩薩（Maitreya Bodhisattva）。像身東西坐，身高一丈一尺五寸，肩闊六尺二寸，兩膝相去八尺八寸，金剛座高四尺三寸；闊一丈二尺五寸，其塔本阿育王（Aśoka）造石鉤欄。塔後有婆羅門兄弟二人；兄名王主（Rajasa-vamin），弟名梵主（Brahmasvamin）。兄造其塔，高百肘，帝註三造其寺（Vihara）。其像自彌勒造成已來，一切道俗，規模圖寫，聖變難定，未有寫得。王使至彼，請諸僧衆，及此諸使人至誠殷請，累日行道懺悔；兼申來意，方得圖畫。髣髴周盡，直爲此像。出其經本，向有十卷，將傳此地。其匠宋法智等巧窮聖容，圖寫聖顏，來到京都，道俗競摸。」

註三 按帝 l'empereur 疑爲弟 le cadet 之說。

（八）法苑珠林卷三十八，頁二十四，引王玄策傳云：「此漢使奉勅往摩伽陀國。摩訶菩提寺立碑。至貞觀十九年（六四五）二月十一日，於菩提樹下塔西建立，使典司門令史魏才書。」註四

註四 碑文見後

（九）法苑珠林卷三十九，頁四，引王玄策傳云：「粵以大唐貞觀十七年（六四三）

三月內，爰發明詔。令使人朝散大夫行衛尉寺丞上護軍李義表，副使前融州黃水縣令王玄策等，送婆羅門客還國。其年十二月，至摩伽陀國，因即巡省佛鄉，覽觀遺蹤；聖迹神化，在處感徵。至十九年（六四五）正月二十七日，至王舍城，遂登耆闍崛山（*Gr̥ha-irakuta*），流目縱觀，傍眺閭極。自佛滅度（*Nirvāṇa*）千有餘年，聖迹遺基，儼然具在。一行一坐，皆有塔記。自惟器識邊鄙，忽得躬覩靈迹；一悲一喜，不能裁抑。因銘其山，用傳不朽。欲使大唐皇帝與日月而長明，佛法弘宣共此山而同固。」註五

註五 銘文見後。

（十）法苑珠林卷四十七，頁十二，引西域志云：「婆羅雙林樹邊，別有一牀，是釋迦佛塑像在上，右脅而臥，身長二丈二尺四寸，以金色袈裟覆上。今猶現在，數放神光。又王舍城東北是耆闍崛山，有佛袈裟石。佛在世時。將就池浴，脫衣於此。有鷲鳥銜袈裟升飛，既而墮地，化成此石。縱橫葉文，今現分明。其南有佛觀，曰命弟子難陀製造袈裟處，並數有瑞光現。大唐使人王玄策等，前後三迴往彼，見者非一。」

（十一）法苑珠林卷五十一，頁二十二，引西域志云：「罽賓國廣崇佛教。其都城內有寺名漢寺，昔日漢使向彼，因立浮圖（*stupa*），以石搆成；高百尺。道俗虔恭，異於